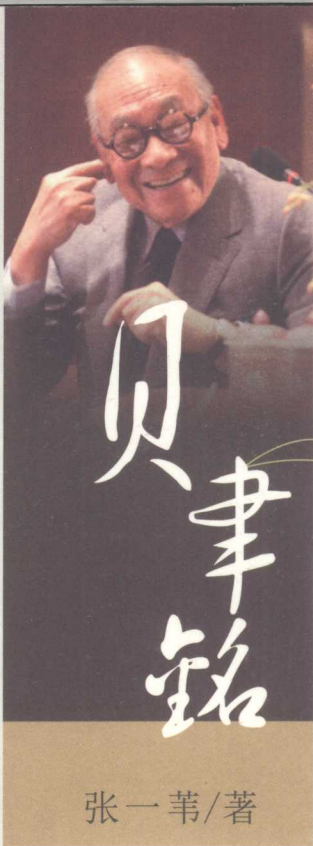


神秘的东方贵族

SHENMI DE DONGFANG GUIZU



张一苇/著

和他的家族



苏州大学出版社

014033275

SHEMI DE DONGFANG GUIZU



和他的家族

张一苇/著

神秘的东方贵族

K820.9
122



K820.9
122



苏州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7214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东方贵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张一苇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672-0422-5

I. ①神… II. ①张… III. ①贝聿铭(1917~)—家族—史料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4045 号

书 名:神秘的东方贵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

著 者:张一苇

策 划:刘 海

责任编辑:刘 海

装帧设计:吴 钰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出 版 人:张建初

社 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印 刷: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www.sudapress.com

E-mail : Liuwang@suda.edu.cn QQ:64826224

邮购热线: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0512-65225020

开 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16.25 插页8 字数:211 千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72-0422-5

定 价:42.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 目 录 ◆

迁吴之始	1
贞与争：承续家族	5
繁衍：瓜瓞绵延	16
祖业代传：行医鬻药	25
新血润泽	37
颜料大王	53
世风涤荡	65
化毓教文	77
恩泽纷披	87
向洋东西	100
跨洲筑厦(上)：玻璃和钢铁的缠绵	109
跨洲筑厦(下)：含蓄与张扬的极致	129
书脉画韵	146
吴歆音远	155
无声之声、温柔之力：女性剪影	167
蝶幻蚕织	182

开枝散叶	199
根植吴地	210

附录

分甘小舍记	228
重修师子林记	230
贝晋眉的家人家事	232
往事回眸	243
贝氏家族世代、姓名、字号一览表	249

后记	256
----------	-----

迁吴之始

有关苏州贝氏家族的记忆，是从五百年前的明代中叶，一位叫“贝兰堂”的男子开始，然后由他的后辈一个个、一代代地衔接起来的。

时光并未倒退回去，只是微微扭转、稍稍背转了个身，就呈现出它的另一个侧面、轮廓。这是明朝中叶。朱家王朝统治的“天下”经济活跃，各种规制管束有所松动，士、农、工、商各守本业的“四民”人数在减少，而医巫、占卜、兵弁、僧道、艄公脚夫、倡优流寇等“不稼不穡”的“末作之民”迅速增加，人口自发性流动也较明代初期有了很大增长。这个“人口自发性流动”即俗话说的“人挪活”，确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之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一位贝姓青年从金华到苏州的北行之举，就完全不会感到突兀和意外了。

这个来自浙江金华府兰溪县的贝姓青年（由于这个家族的家谱和当时的史料中都没有关于他的情况的确切记载，人们不妨将这个对未知世界存有探索精神和具体行动的人，设想得年轻一些），读过几年私塾，通些医理、药识，在家乡或许也经营着一点薄田、几亩山林，农闲时采掘些药材，售卖后补贴家用，对乡亲家人的小病小恙也能略施方剂，但他的生活状态差不

多在维持生计的水准，还够不到富足无虑的程度。

或许他还没婚娶成家，或许他刚刚讨了娘子还未生育小孩，家庭的负担还不很重但也有几分压力，而且他对未来也有着几种规划几许期待几分梦想……这与现今走出校门或步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的心态，或许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贝姓青年也会驻足在热闹的大街，出入于庙会集市，用他那双焦渴的眼睛张望；种种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拉锯般地争夺着他的选择倾向，贝姓青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犹豫；至于就职的地域变化，熟习于血缘、亲缘、家人、族人生活圈子的中国人，往往因为某一位亲族乡党的带引才会来到某个陌生地，贝氏青年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位在苏州生存下来的被引领者。当下的赵钱孙李青年和明代的贝氏青年从不同的地点出发，走的却是同样的道路，朝向了同样的目的地——理想（具体的目的地名称反而可以忽略）。

略有不同的是，当下求职者乘坐的是火车、汽车甚至飞机，而贝姓青年则是沿着陆路步行、借着水道坐船，偶尔“奢侈”一下，或许也不过是乘乘马车、骑骑马匹吧。经过吴山越水间的跋涉，车船劳顿的疲惫，行旅之间的不测，终于某一天，那个明代长衫短襦装束的贝氏青年眺望着远远的城墙和依稀的城门，有人告诉他，苏州到了，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毕竟他是走出金华，来到了他向往的苏州了。

这个苏州，只是小贝约略听闻、稍稍识见的地方。他不会对它一无所知，却仍然充满好奇心、陌生感和新鲜感。小贝之所以选择苏州作为他“闯世界”的目的地，而不是北国或南方的别的什么城市，人们完全可以料想到，这与他的技能特长、职业背景，以及苏州这个城市当时在医学、医药方面的影响有着莫大关系。

还有一点人们可以联想到：小贝是个有脑筋、会思考的青年。

苏州的吴门医派,在元明时期已经显现其端倪。

较之贝氏青年的职场转移略早两三百年的元代,苏州城内除了“漂亮得惊人”的风光外,还有许多医术高明、善于辨证施治,堪称“教授”和“哲学家”的医生,葛乾孙、朱丹溪、薛铠等吴中名医灿若群星。

或许贝氏青年在走出金华兰溪时还不能全部知晓吴地的这些名医大家,但他极有可能听到过其中的一些医案传闻。碰巧的是,他的家乡与朱丹溪先生的故地,在地缘上相当接近。丹溪先生与病人之间发生的那些近乎传奇的故事,在吴越之间广为流传,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逸闻谈资,小贝能够听闻其中三两件,绝对算不上是什么意外。

像一个武士渴望格斗和沙场,像一个文娱“发烧友”决意“北漂”,像一个穆斯林朝觐麦加,像一个IT青年奔赴硅谷,这是使命,也是内心的召唤。贝氏青年来吴地的行程,可以说遍布了热血和慷慨,也写满了一个年轻人对人生的全部规划和努力。

热血点燃的激情,带着他来到他向往和梦想的天堂。

对于小贝的苏州之行,人们还可以作一些“扩展性想象”:小贝从金华到苏州的迁徙,或许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或许有过数次家乡与吴地之间的往还。或许某一天设摊行医完毕,他躺在小栈房的铺板上,仰面看着椽条和瓦楞的线条,盘算着一天的收入,比较着这里与家乡的收入情况、经商条件以及未来的机会,思忖着要不要租下一处住房,让自己有个安居的所在,同时可以将年轻的娘子接来。完全有可能,就在这个念头浮现之际,他猛然间跳了起来,迅速走出小栈房的大门,去阊门外南濠街(今南浩街)附近的某处宅子里租下了一两间屋子,当晚就搬迁到那个“家”中——虽然可能是个临时居所,或许没几件像样的家具、用品,但那是贝氏在苏州的第一

个家——他已经决定要在苏州定居、充当“新苏州人”了，虽然那是在明代中期，只能用“占籍”“商籍”这样的说法。

贝氏青年在脑子里谋划盘算着——自己的积蓄有了多少？是不是要租个门面开个药店，还是继续流动摆药摊赋税负担轻一些，好积蓄些银钱“顶”一处住房？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在这些动念之间，他迈出了置业和经商的第一步。苏地的繁盛、吴门医学的底蕴，无疑加大了他决定定居苏城的“动力”。

最终的结论当然后人已经明确得知：他，这位字号“兰堂”的年轻人，成了金华贝氏迁居吴中的第一代祖先。

贞与争：承续家族

后世留给贝兰堂的笔墨确实很少，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虽然五百年后的吴中贝家声名远播，但这个吴地贝家的一世祖，还只是个正在寂然无名中默默奋斗的普通药商，他的所有情况，只来自于贝家后人的口口“相传”。

即使是兰堂的儿子，后人对他也所知甚少，只在谱系上简列两个字——兰亭，这不是他的名，而是字。猜想得到，其父“兰堂”和他本人“兰亭”的字号，或许都与他们的故乡旧土——兰溪——有着关联。或许那册毁于一炬的清康熙年间修编的贝氏家谱中，会有一些对兰亭生平的交代，甚至会说到他们在金华兰溪的先祖们的事迹吧。但后人只能掀起时间的一角，模糊地知道兰亭的人生梗概：他与妻子朱氏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继承了父业并且也守住了这份营生。这两项，是吴中贝家二世兰亭对贝氏家族的主要贡献。按当时四五十岁的平均寿命推算，兰亭生活于明朝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年间。

到贝家第三世，也就是兰亭的四个儿子一代，长子和宇继承了祖父、父亲所传下来的医药经营，并将药摊扩大为药店——“贝和宇广行”，冠以他自己的名字。贝和宇，名遇时，字和宇。娶妻金氏、妾濮氏，两人分别生一

子、一女。但传至第七世再无后继。兰亭的次子宁宇出家为僧，法名对空，住苏州南濠利济寺，为重振此寺出力有功，被寺院尊奉为中兴祖。兰亭四子昌甫在传至第六世后，子孙无考。

贝和宇有个经商的故事，在贝氏家族中流传了下来。和宇在苏州阊门南濠经营的中药店渐成气候，但在某个深夜，他的药店遭到了强盗的破门抢劫。贝和宇见势不妙，来不及拿别的东西，抱起一只小箱盒就跑出了店铺。等他将那藏钱的箱盒安置妥当后再回到店铺时，店中的钱款、财物已被洗劫一空。而那只被和宇抢先转移出去的箱盒里，是一个潘姓湖州商人在他的药店寄售藕霜的货款，和宇自己的财物却没有顾得上抢救，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然而和宇的侠胆义气，让那位因善于制作藕霜而在江南一带小有名气的潘老先生十分感激，他特地请自己的同乡文人将此事撰成诗咏，广为传播。贝家以信待人、以诚经商的故事在四乡八邻中传开后，药店的生意更加兴隆了。

兰亭第三子仁宇的后代，才构成了现今人数众多、支系庞大的吴中贝氏家族的传人。但这一支的繁衍，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故。那就是仁宇之子、吴中贝氏第四世贝启祚的来龙去脉。

贝仁宇的生卒年月已不见记载，参照兰亭次女、启祚生母的生卒年（明万历十三年至崇祯十六年，即1585—1643年），仁宇约生于明万历前期，歿于清朝初期。仁宇与妻子程氏没有亲生子女，年过四旬后领养了姐姐（或妹妹）的孩子作为嗣子，即外甥过继给舅舅，取名启祚。启祚原姓何，名鼎诚，是何其达（字振松）的第三个儿子。何家自明代嘉靖初从松江迁居苏州南濠，数代行医，家境富足，与贝家近邻而居，过从甚密。自启祚过继之后，家族中便有贝、何两家不再通婚的约定。

贝启祚（1614？—1645？年），字开仲，明代崇祯年间礼部儒士，23岁时

娶程氏为妻。这位程氏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是原来的大族、后来家道中落的程家程明道的后裔。程氏还在垂髫之年时,她的父亲生了恶性疽痈,多方用药治疗也无能为力,“危笃”(极其危急)之际,小姑娘自己想出了用嘴为父亲吮吸疽毒的办法,结果她也患上了十分厉害的毒疽痈,几乎丧命。而后,乡人邻居说是“孝感上苍”,或许更多是亲情的真挚浓厚激发出了旺盛的生命潜力吧,父女两人的毒疽终于相继痊愈,皆大欢喜。所以程氏在年幼时,就以聪慧和孝行闻名乡里。

婚后的十来年中,丈夫忙于公务而常年在外出,聚少离多。程氏侍奉公婆,问候起居,端饭送茶那是连一天都不曾少过的。不料,正值英年的启祚却在京师病逝(按何氏家谱的转载,此年为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但此卒年待后讨论),当时儿子贝珽年仅7岁,程氏也年方27岁。

年轻的程氏遭遇了丧夫之痛,本不欲生,存心殉节,所以她几天粒米不进,只是饮泣度日。垂暮的仁宇夫妇虽有晚年失子的无限悲痛,但还是含泪劝勉儿媳妇要为亡夫将幼儿抚养成人。已届衰暮之年的二老也指望她能为自己尽孝送终。

“为贝家延续香火”这个劝慰的理由打动了已绝食多天的程氏,孩子苦苦啼哭、万般依恋的模样也让她为母的心难以割舍。程氏只好将自己的悲恸埋在心底,以生命中最顽强的母爱为支撑,努力振作起精神,决定奉亲抚孤,咬牙坚持,苦度岁月。

当时正值明清两季朝代更替,战乱未定。就在贝启祚去世这一年(清顺治二年),清统治者在扬州屠戮十日,让数十万民众死伤惨痛,全城皆是焦土废墟。江阴一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惨死者十七万余,仅几十人侥幸逃命。苏州城也不得幸免,东南半城遭遇清兵血洗。幸亏贝家住在苏

州城的西北方向，才躲过这场毁家灭门的灾祸。

接着，清廷就有剃发令强制推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说法不胫而走，一时间人心惶惶。民间有很多固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训的人士，数以万计的男子因此被剥夺了性命。以后就是土地的重新圈占，劳动力的再分配，许多失地汉族百姓被迫沦为满族权贵的奴仆（这在北方尤其普遍）。而这个时候的贝家，老的老、幼的幼，再不就是个守寡女子，都是十足的孤苦伶仃的“弱势者”。话却说回来，或许正是这种至弱，才让他们避开了险恶的时势，才让恣意作恶的施暴者忽略了他们。

虽然逃过了屠戮之灾，但时势艰难，民生凋敝，要在这种时局中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就程氏这样一个身无长技殊能的弱女子，何以凭藉？和很多江南女子一样，程氏用她可能少女时就学会的纺絮织棉技艺，庇佑了这个塌了半边的家。

但这种手工劳动毕竟耗时费力而且还所获甚微，原先程氏可能只是在空暇时间做一些此类贴补家用的活，现在却要以此来维持全家老小的生计，真的是独木不支、倾力难扶呵。她起早摸黑地苦干，指胼手皲而不肯稍停，深夜，她还就着幽暗的柴把、豆灯而纺织不辍，有时为了俭省一点，她甚至借着月色做活。尽管程氏如此勤勉劳苦，全家人仍是鹑衣百结，衣服补丁相累难见本色，三餐难继，长年沾酱蘸盐白饭不饱。

在成年累月、不分寒暑的机杼往返单调声音里，程氏的眼睛会酸涩，肌体会疲惫，会有病痛纠缠，也会生出放下手中的活计歇一歇的念头，偶尔她甚至怀疑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但这个时候，她心中一定有一个支持着她的信念，一个比较接近的、她再努力一下就能够达到的目标，这种信念或目标鼓舞她、帮助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贫寒苦涩的日子。

她或许在想，珽儿就要开蒙读书了，要给他攒够学费……她还会想，珽

儿太瘦弱了，这次过年一定要给他吃上一次荤腥……她会接着想，咬牙也要让珽儿参加童试，他若能考上生员就好了，每月会有些米粮补贴……这些念头，是她在周而复始的日常家务操持中的“开心果”，是她埋头纺纱织布而腰酸背疼时的“解乏剂”，也是她守寡 34 年孤身走完人生的绵绵不竭的原动力。

在与命运的相伴相持相争中，确实需要有驱动自己不断前行的“心能量”。

程氏的晚年一定是在平静和满足中度过的。她兑现了给公婆尽孝送终的承诺。给儿子成家立业，一度是她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事情。眼下，儿子也有幸讨了一个知书懂礼、持家有方、性格温厚的娘子。而且儿子贝珽的药材生意经营稳健，家境颇有改观。四个孙儿、一个孙女绕膝承欢，个个健康活泼。她觉得，这是对她所有辛劳、一生付出的最好报答了。

因此，临终之前她特地关照儿子，不要去申邀“节妇”“烈女”这些外在的名誉，她认为一个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本分，不值得到处宣扬，也没有必要耗资费财，更不要惊扰官府。她一定真心诚意地觉得，儿子敦亲睦子，孙辈孝悌互爱，家庭长幼有序，这就是给她的全部的安慰和最高的奖赏了。让她感到安心的是，她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支撑贝家数十年，抚养了贝家遗孤独苗长大成人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即使到九泉之下，她也能无愧于先夫和列祖列宗了。

程氏是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离开人世的，享年 61 岁。在她身后，她的事迹还是感动了许多人。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 年)，江南督学(又称学政，专司省级教育行政及考试)张元臣听闻了程氏的身世后深受感动，特地向贝家颁赠了一方匾额以示表彰，匾上题书“不愧所天”四个大字。25 年

后的乾隆二年(1737年),由启祚和程氏的曾孙辈、第七世贝绍溥(慕庭)将程氏的事迹呈报江苏巡抚杨永斌,再经过礼部上报奏章,在翌年即乾隆三年(1738年)获得了朝廷的“旌表”(官方颁赐碑、坊或匾额用以表彰)。而后经过数年的选址购地,在乾隆十年至十一年间(1745—1746年),建造起了节孝牌坊和贝氏家祠,牌坊和祠堂坐落在虎丘山塘的半塘桐桥西堍。

而贝启祚和程氏的独生子贝珽,虽然在苦难和艰辛的日子里成长,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母亲对他的教诲、管束甚是严格,早晨催促他起身,夜晚检查他的功课,一天也不会放松。贝珽也将母亲的含辛茹苦、苦心孤诣看在眼里,铭记在心,因此自己知道刻苦用功、潜心攻读,而且为人处事品行出众。成年后的贝珽在从事药材经营中,谋利不忘做人,不时施药救助、惠泽乡亲,颇得贝氏先辈诚实经营、乐善好施的家风遗法。

还有,得稍微说说贝启祚的出生和去世时间。其实,在清道光和光绪年间均重修过贝氏家谱,贝启祚的生卒年记载已经无存。上文所述贝启祚生卒年是后来在民国年间重修和续修家谱时,根据何氏族谱以及旌表贝程氏时的时间记载推演出来的。所以,说他病歿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还是有疑点的。如果按贝氏家谱记载,贝启祚的儿子贝珽的生卒年月(这是详细的,大致可以认为这是确切记录),分别为明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和清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即1642年和1714年,那么贝启祚去世时贝珽为“七岁孤”(乾隆《苏州府志》载,后来众人都采用此说)的话,即使以吴地民间常用的虚年龄计算,启祚病逝的时间当为清顺治五年(1648年)。

或者有另一种可能,即贝珽的生年记载有误,家谱中也有疑为崇祯十二年之说。这里当然也不能武断,只能存疑。

让吴中贝氏得以宗脉有传的第五世贝珽(1642—1714年),字搢天,号介庵。他成年以后,时局和家境都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进入到康熙年间后。

清朝初期的战乱动荡结束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恢复生产、平抚社会,苏州又渐渐恢复了繁华和热闹的面貌。当时世人有“四聚”之说,即全国的东南西北分布着四大商业城市,“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苏州成了东南地域的著名都会,到康熙时“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商业繁盛的程度,甚至超过京师。

而贝家正好就居住在阊门附近的南濠街,这里一改十几二十年前“货物寥寥”的冷清,成了阊门这个“居货山积,行人水流”的繁华之地的一部分,前门街上、后门河里终日里是“柴、炭、油、纸及土产、米麦、橙橘、糟酒、锅铁、灰板”等各式各样的货物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因此,贝珽在此时重拾家传的药材销售生意,既得天时又获地利,加之自己又很勤勉努力,家道渐有所振,但也不无起落。其实贝珽本人读书人的脾气性情颇足,喜静而不好外出活动,等到他的次子贝钰成年以后,贝珽有了对外联络的得力帮手,他自己则坐镇指挥,如此内外兼顾,互相配合,贝家的药店经营就转为稳定上升,收益也日益地有了保证。

贝珽和他的妻子王氏都长寿,贝珽自己是过了“古稀之年”,而王氏更是以89岁的高龄(号称九秩)获得了朝廷赏赐的“寿母”称号。贝珽夫妇的长寿,一来可以印证贝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变化,二来他们的“长寿基因”对贝家后辈的子嗣繁茂,特别是对三子、四子后人的绵绵有继,或许也是“功不可没”。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苏城举办“乡饮酒礼”(也称为“千岁宴”),

年届七旬的贝珽因“心存孝友、性秉谦恭”而被推荐为乡饮介宾。这本是一件颇为荣耀和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在弦歌四起、众人欢笑、捧盏而饮时，贝珽却心潮不平，泪水难以自禁地滑落了下来，其他赴宴者见到他如此神情，都大惑不解。贝珽便将先母程氏艰辛半生、守节育孤的往事一一道出，他联想到自己的一生全是母亲培育的结果，而他得到了如此的礼遇、享用着美肴佳酿，母亲却难以分享半点而且沉埋多年……大家听了贝珽的一番话，也都钦佩他母亲的所作所为，为程氏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感动。督学张元臣颁赠匾额，也是因在那次乡饮酒礼后获悉了程氏的事迹。

在贝珽去世之前，他的长子贝鑑已经为他添了长房长孙（绍泌的儿子德馨），也就是说，贝珽是看到了他的重孙后才离开人世的，他享受到了世人极为看重的“四世同堂”的福分。

贝珽共生有四子一女，除女儿出嫁周家外，四个儿子的子嗣后裔繁衍成了后来贝氏家族的庞大谱系。

长子贝鑑（1662—1741年），字照生，号藻庵。二十来岁的弱冠之年就得中秀才，是吴县县学的生员。他长于著文、才思敏捷，但屡次参加乡试都不能上榜中举，对父亲的经营鲜少过问，更不介入。他娶妻周氏、妾李氏，共生六子一女。贝鑑的后人，在贝氏家族中称为“藻庵公支”，共传七代至十三世，后人失考。

次子贝钰（1666—1698年），字元一。他年岁稍长即帮助父亲经营，常年在外为药店业务奔波操持，成为家庭的支柱，可老天却不假年寿，他在刚过而立之年即离世。他娶妻毛氏、妾沈氏，未有亲生儿子（过继了长兄的次子作为嗣子），生有两个女儿，但其中一人夭折。贝钰的后人称为“元一公支”，共传四代至十世，后人无载。